

杨闻宇

作品集

明月松间照

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

解读历史文化现象，感悟名家睿智哲思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钱本草》注评

六骏踪迹

不肯过江东

白云深处留侯祠

平安旧战场

试探《陶徵》

寂寞南郭寺

慎重细节

湖海里的星辰



京华出版社

杨闻宇作品集

明月松间照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月松间照/杨闻宇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9.6

(历史文化大散文系列)

ISBN 978 - 7 - 80724 - 216 - 1

I. 明… II. 杨…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7445 号

明月松间照

作 者□杨闻宇 著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发行部)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45606(编辑部)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14.5 印张

印 数□1 - 5000

出版日期□2009 年 6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724 - 216 - 1

定 价□29.5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录

兵与酒	(1)
六骏踪迹	(4)
不肯过江东	(9)
登陵忆	(13)
白云深处留侯祠	(17)
平安旧战场	(23)
寂寞南郭寺	(30)
真境界	(35)
慎重细节	(41)
旷达	(46)
且看小人	(49)
朝天小语	(51)
湖海里的星辰	(57)
漫想	(75)
循美笔记	(81)
墙祭	(98)
试探《阅微》	(101)
《钱本草》注评	(104)
至今思项羽	(108)
沉吟“大风歌”	(117)
司马祠记	(126)

CONTENTS

静影沉璧	(133)
双莲叙旧	(137)
须眉与蛾眉	(140)
北国雄秀数米脂	(144)
小乔卸甲晚妆红	(147)
青冢	(149)
杨妃身后	(151)
戏说崇公道	(155)
红袖总被前缘误	(157)
女性自酿的醇酒	(163)
蛾眉之水朝上流	(166)
昙花现后亦堪哀	(173)
漫忆林冲	(178)
天意高难问	(180)
三峡别辞	(183)
骆驼城春色	(186)
五台天籁	(188)
酝酿 60 年的悼辞	(193)
贪廉漫笔	(196)

CONTENTS

延安与绍兴	(201)
试论杨闻宇的历史散文(代后记)	(206)

兵 与 酒

“八月扑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诗经·七月）。酒能延年益寿么？说不清楚。人生于世，开初饮第一口酒时，无不龇牙咧嘴，缩鼻皱眉，呈丑陋相，心里同时打出一连串的问号：这算是什么味道？酸、甜、苦、辣，互相搅和，一时说不清白。嗜酒成性的人总结出“香醇”二字，也是个意象含糊的杜撰。

人生四戒：酒色财气。这四样关乎到一个人的盛衰生死；其间酒为首。自从有了军旅，这军旅关乎到一个政权、一个国家的起灭兴亡；刀枪车马之外，而酒，与军旅的关系又至为密切。

在旷远阔大的古战场上，酒使猛将出阵，酒使三军用命，直杀得愁云惨淡，山河失色。人生“难得糊涂”。将士饮酒之后，其所以亮本性而见真勇，是酒搀扶着他们进入了似乎“糊涂”的境界，醉眼朦胧，漠视血色与尸体，不思量，不自省，不返顾，敢于将个人的生命孤注一掷。于是战神那猎猎飘荡的旗帜上，仿佛只写着斗大的一个字：“酒”。酒与血如此切近，能喝酒而后敢流血，这才是真正的“酒旗”。“牧童遥指杏花村”，飘拂于杏林之上的酒旗，确切而言，只能称作“幌子”。

“归鞍共饮月支头”，同仇敌忾，生死依之。“斗酒相逢须醉倒”，战友情深，同杯共饮，抵足而眠。“醉和金甲舞，擂鼓动山川”，好一幅天然的胜利凯歌图。“酒痕和雨沾襟袖，剑气如云贯斗牛”，长途行军，气韵若虹。“交河美酒金叵罗，浑炙犁牛烹野驼”，野味洋溢，属于边塞之美。“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酒气弥漫，军旅自有春色。古战场多处于荒凉不毛之地，而军人们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酒往各个角落的美酒，在风雪里掺和了暖意，为军帐里点缀了花絮，使荒寒之地有了兴趣与生机。西汉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地域，汉武帝赐酒慰劳，霍去病倾御酒于清泉，三军共饮，



地天同乐，当今这“酒泉市”的名儿，正是这样产生的。源远流长，好一座永远不失却酒香的城市哟！

酒之形如水，水使人静，而酒里含火，烈酒里火气尤甚。酒酣之人慨而慷，醉里之言决而断，证明了酒的效应全在一个“醉”字，醉，是一种灵魂与肉体若即若离的境界，醉分等级，其态不一。

有一种重大场合，是踞案而危坐，对好酒而不敢醉：项羽排设鸿门宴，关羽温酒斩华雄，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范仲淹浊酒一杯藏甲兵，座山雕在阴森的山洞里弄了个什么“百鸡宴”……或者画屏掩遮，或者掷杯为号，静静的酒杯里贮藏着杀机，氤氲的酒香里浮荡着阴谋。这里不是战场，则又重于战场，刀丛与酒杯并列，诡计与谋略为邻，平时无论多么贪杯的人，在这里谁敢轻易沾唇、希图一醉呢？古往今来，帝王中酒鬼不多，即便是草创天下的开国之君，其身上也很少见伤疤痕迹。而武将，几乎无不嗜酒，将那功高者解衣檢視，浑身伤疤累然。这伤疤，像是酒神打下的印记。

武人饮酒，也有另外一种神态。那饮酒之人貌似忘情，内心则将爱憎默默地升华到极致，汇作乌云，凝成霹雳，再从那高处如雷贯顶式地打击而下。鲁达拳打镇关西，黄泥冈放倒青面兽，武松之干仗、打虎、杀人，宋江之题写反诗，李逵之抡动板斧横行砍斫……你数数那一百单八将，在恶浊与猛兽面前，有几个不是先饮酒而后行事呢？！特别是那个以逆来顺受称著的林冲，最后顶着漫天风雪夜奔时，是用红缨长矛挑起一个酒葫芦径投水泊梁山的，肩际长矛向着天空抖一蓬火焰，抖动在飞雪里的火焰裹着天下第一流的明锐与冷峻，葫芦里的酒汩汩有声，仿佛是永远也封冻不住的、波荡着一层层“造反”激浪的江河。水浒英雄系列，悄悄然以酒为底封，为背景，字里行间，处处现酒气。倘是无酒，这《水浒传》还能读得下去么？！

酒，是力量的激发剂，是胆量的赐予者。军人生命（人生使命）之痛快淋漓，正是用酒将浓烈、奔放、洒脱、豪纵熔于一身，将个人生命义无反顾地化为箭簇，勇敢地搭在了战事与抗争的弓弦上，极度掣开，骤然放手，穿刺！饮血！折断！

需要补充的是，酒在当今渗透于民间，仍不失其内蕴与本色。骚人用以

破闷，侠客用以破愁，新郎官用以入洞房……仿佛还遗有“酒犹兵”的意味。可恶的是，宴席上有一批醉酒者，形醉而神不醉，娴熟的应酬辞令满腹皆是，推杯换盏，逢场作戏，有求于人之事，能及时道出个子丑寅卯，举杯定盟，一仰而下，会意成交。他们信奉的是“世途难行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军”的混世格言。这种“醉而神全”之徒，似乎忽略了宴席上排压的醉虾、醉蟹、糟蛋、糟鸡——大凡中酒而醉昏糟透者，无一不是被灭被吞的对象。现实生活是严峻的，无情的，君不见，那危害社会的犯人毙命之先，也要喝一杯“倒头酒”么。

酒在军旅中倘若是推动战车前行的无形力士，在日常生活里略为失慎，却又很容易变成导人走火入邪的变形魔鬼。

善用美酒者，其乐无涯，以介眉寿。

误用美酒者，天网恢恢，悔之无及。



六骏踪迹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杜牧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开国之君常常是厉害的。在帝王的序列里，他们是最亮的星辰。

公元六世纪末，延宕千余岁的封建制度在中国孕育成熟。天赐盛世，降其英才，是李世民这位具有“龙凤之姿”的人物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推向了富丽堂皇的最高潮。

怀着敬慕的心情，我们来到了浑厚坦荡的渭北高原。朝北眺望，青峦环护之中，有一峰孤耸回绝，昂然崛起，泔水流其前，泾水绕其后，山脉水系命意不俗，这便是李世民狩猎时为自己择定的墓地：昭陵。“因山为陵”，方圆三十万亩，形成东方最大的王者陵寝。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掠了过去，仿佛海潮退跌了似的，眼下是斜阳带雁，夕霞如焚，碑残石裂，繁华消歇，只剩下默仰晴空的九峻山峰峦了。登峰纵目，眼前一亮，我忽然惊异南畔还残留着零零落落的陪葬的功臣坟墓（传说一百六十七座）。臣墓矮伏而王陵巍然，尊卑有位，错落分布，仿佛臣僚们仍然罗拜在唐王膝下。

草创天下，戎马倥偬，李世民与将佐臣僚们出生入死，戮力共进；下世以后，依然是荣辱与共，不昧初衷。“义深舟楫”的珍重情谊能在一代君臣之间一以贯之，这在漫长、黑暗、以背叛滥杀为常规的封建史上是难能可贵的一页。望着眼前依然保持着仪卫之制的一片墓陵，我正为“庶敦追远之义，以申罔极之怀”的君臣之交暗自叹息，陪游的友人秋田忽然说道：“唐王寝宫



旁从前镌立过六匹战马的青石浮雕，这就是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

和平岁月里，马在坦荡田野上是勤奋的化身，跃进战争的烟尘，它则纯然是勇士的形象。“唐家创业扫群雄，马上得之为太宗”，“昭陵六骏”仿佛是隋朝末年黄河流域一连串决定性战役的真实投影，是四方豪俊叱咤呼啸中形成的另一幅风云画图。

唐军初取关中，薛仁杲父子迅速进据陇右，凯觐长安。初战，唐军失利。618年冬，双方重新结阵。李世民避其锐气，两月不出，直待其粮草殆尽而狂躁如狼时，才以少许兵卒诱之于浅水原，亲率劲旅从后突袭，薛军崩溃，四散如流。李世民不容这些陇外骁悍之徒作丝毫喘息，不听舅父窦轨的阻拦，催动四蹄蘸雪的“白蹄乌”，衔尾进击，穷追三百余里。石刻白蹄乌怒目腾空，鬃鬣迎风，空旷的黄土高原上仿佛闪烁着四蹄交递所拉开的一道道雪练，蹄击大地，响动着雨点似的鼓声。李世民题赠的赞语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趁着西线有战争，晋南的刘武周迫胁关中。李世民挥戈东进，趋龙门，渡黄河，在鼠雀谷与刘军连打八场硬仗，脍炙人口的秦琼、敬德大战美良川的故事，就产生在这里。李世民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跨着黄里沁白的“特勒骠”，杀得刘军失魂落魄，向北逃窜。

李世民清楚：河南、河北的王世充、窦建德才是最狠最辣的两大敌手。621年，与王世充会战北邙山。彼此刚刚列阵对峙，一道紫色的闪电掣动数十精骑直透敌营，王世充愣怔过来，才发觉一匹纯紫色的马背上伏的正是李世民。满营惊骇，戈矛四合，慌忙围追堵截。李世民神威抖擞，挥刃酣战，坐骑突然中箭，哀嘶晃摇，危急万状；大将军丘行恭飞骑冲阵，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李世民，他一手挽住紫马，一手挥刃和李世民一起巨跃大呼，砍开一条血路，突阵而出。这紫马就是“飒露紫”。李世民赞它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贯三川，威凌八阵。”六骏雕刻里惟附一人，仿丘行恭拔箭状，颤抖的紫马以头相偃，湿眸沉沉。箭簇拔出，马也就“噗”地跌倒在尘埃之中。

鏖兵八个月，王世充不支，窦建德忙率十万大军奔赴救援。李世民临机转戈，围洛打援，派骁将抢占虎牢关，生擒了窦建德。王世充无望，只好投



降。一战而克二敌，胜则胜矣，不幸又倒下“青骊”、“什伐赤”两匹坐骑。“青骊”是前体一箭后体四箭，“什伐赤”是臀插五箭，马往前突，迎飞的利镞斜扎体后，显示着马驰的神速与争斗的惨烈。

末后对窦建德之故将刘黑闥的战事，使李世民十分棘手。这次战争中丧失了黄皮黑嘴、身布连环旋毛的“拳毛騧”，一马身带九箭，其筋力的坚韧不言自明。“月精按辔，天马行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李世民盛赞骏马以它的生命集拢住飞蝗式的箭簇，天地间自然就清平了，安宁了。

马的力气在所有动物中属于上乘。一进入血火并作的厮杀氛围，一听到诸般兵器铿锵搏击的金属声响，它立即化成了慷慨以赴的英物，熔龙虎雄姿、壮夫意气于一躯，不桀骜，不凶悍，不声张，所有动作同时凝成了勇敢与豪迈、犷野与轻捷，以敏锐、准确的纵跃起伏执行着主人萌动在心里的每一闪念，每一企图。此时此景，让人想到暴风雨里翻飞于汪洋巨浪间的翩然海燕，想到纵舒于万仞陡崖间的自由阔大的瀑布……古代战争里倘是没有最富于创造性的、最擅长默契的骏马，一切孔武剽悍的魂魄和膂力将无所凭依，无从施展，那该是多么笨拙、多么枯燥无聊的一种战争。

李世民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天骄。马背上唯有驮起了他，也才是鲜花着锦，相映生色，无尚的俊逸。六骏马彼此递进着将李世民送上了帝王交椅，它们也很自然地化作了古朴雄浑的浮雕，以各自的神态被供奉于昭陵，与主人共享尊荣，同受子孙辈的香火。

好马逢英主，这才真正是良骥遇伯乐。历史上有过那么多重大的朝代更迭，其间夹杂着多少霜浓马滑、策马破阵、马革裹尸的生动场面呢？唯有李世民，自战争中提炼出了六匹神骏，镌于昭陵，拟传千古。明主襟怀如镜，眼角含情，由此可见一斑。

浮雕多矣，这不是寻常的浮雕！“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即使负伤带箭，仍然是通体洋溢着从万里阵云里提摄出来的向着盛唐迈进的煌煌气象。战争先行，艺术后进，善于将气冲斗牛的征战之风化作继往开来的精神意象，这只有当时的大画家阎立本足以胜任。那样个时代，必然有那样的骏马，也势必出现那样的艺术家，也才足以与慎终追远、不弃本基的王者风范和谐



统一。

文武重臣六骏骑，魂兮魄兮长相依——作为王朝创业史上别开生面的一笔，李世民这个美丽的心愿能保持多久呢？下世前，这个聪明过人的帝王便似乎察觉出了什么：贞观10年下诏建造石宫时，特别指明日后的殉葬品不须金珠宝玉，仅以陶人木棺为之，此等明器“不为世用”，可使“奸盗息心”。可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石雕六骏在漫长的岁月里会渐渐升级为艺术品，而且是足以压倒金珠宝玉的稀世罕有的艺术品。既为珍品，奸盗必窥。1914年，“飒露紫”、“拳毛騧”被洋人窃去（今存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又隔四年，其余四碑也被破成数块，窃运至西安附近，好在被老百姓拦截住了（现存陕西博物馆）。如今的昭陵，你只能看到宋代的一尊“昭陵六骏碑”，碑体略矮于人，素画青底，以线刻刀法缩小了六骏的形象。“擒充戮窦西复东，飞鏃溅血鬃毛红”，手抚凉凉的碑刻，益发让人生慨。

也许是不甘心吧，下了昭陵，我又去寻访茂陵南坡下的一眼“马刨泉”。二十多年前，那儿泉水汨汨，清流依依，传说那是黄巢与唐军角逐时，喉咙渴得冒火，可附近却无井无水，胯下的战马忽然直立咆哮，前蹄扣下时就地乱刨，所刨处遂涌出一眼清泉。重寻故泉，什么也没有了，一位整菜畦的老农对我说：“垫了，早就垫了。”关中土语，“垫”就是埋得不露痕迹的意思。旁边的公路上是来去生风的小轿车，老农哂笑我：“你这人也怪，现在啥年月了，连马也不多啦，你还寻什么‘马刨泉’哩。”

是噢是噢；马的时代是过去了，“足轻电影，神发天机”，它是无可挽留地过去了。毛主席当年创天下，整天还骑马哩——自马上得了天下，得天下之人也骑着马似的很快就过去了。无论多么轰轰烈烈的时代，无论什么品种的天赐神骏，联辔齐步，不能不迅速地走过去。在历史的屏幕上，巨人们是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而马，是成群结队地奔过去，是排山倒海地压过去。今岁恰是“马”年，到了下一个马年，尘世间还能看到几匹真马、活马呢？！

西欧一位史学家说得对：考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不进潼关算没入门，



不到昭陵不算登堂入室。现在的昭陵呢？“众山忽破碎，突兀一峰青”，就连那石雕们也是“秋风石动昭陵马”了——六骏那翻动的二十四蹄似乎组成了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车轮，生生驮走了一个个辉煌的、壮丽的时代。

在这块岑寂冷落的土地上，眼前是麦浪一层层地起伏着，后浪推前浪，渐渐地远了，远了，低下去了……

不肯过江东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李清照在金兵入据中原而流寓南方时吟下的一首诗。此诗之所以传诵千秋，是能启发人们对项羽“不肯过江东”这一行为的深刻思索。思而难得其旨，反复吟诵，深长思之，便益发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

乌江亭长要摆渡项羽过江，项羽仰天长叹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无颜见江东父老，明显的原因有三条：

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挤在人群里看热闹时，对季父说道：“彼可取而代也！”秦王朝是被他击垮了，所梦寐以求的那顶皇冠却要落在政敌刘邦的头上。衣锦还乡化泡影，理想破碎，壮志难酬。此其一愧。

“力拔山兮气盖世”，身经大小 70 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而今在垓下却一败涂地，蹉跌惨重，铸成奇耻大辱，此其二愧。

八千江东子弟是项羽纵横天下的钢铁羽翼，而眼下却枕藉荒草，无法收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希望彻底破灭，折返江东已失去意义，此其三愧。

上述几条，是从项羽一贯的感情、理智方面归纳的。仔细忖度他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拒绝过江东，还有着另外一条人所共睹、却容易忽略不计的心理因素：楚军被困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军帐中项王惊悸不安，夜起饮酒，悲歌慷慨，“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他身边这个美人，就是虞姬。虞姬和歌于先而突然自裁于后，这一惊心



动魄的举动，将项羽趋于绝望的心态疾速推上极限、顶峰，精神上没有了任何徘徊的余地。

长期以来，《霸王别姬》的戏剧演而不衰，赞叹这一事件的诗作连篇累牍，一幕历史残梦，魅力如此诱人，其间显然藏有更隐秘的消息。

刀兵乱世里的军旅生涯，使得项羽这样剽悍勇猛的汉子，白日里奔走厮杀、呼啸冲突，每当夜幕降临时，越是需要一顶温馨的、平静的、含有水气的帐篷，“有美人名虞常幸从”，这个虞姬，自然是这顶帐篷里的精灵。这帐篷像是漂浮在战云里的一朵鲜活精致的花房，是黑熊式的项王安憩的窝巢。

夜阑酒酣，虞姬歌罢，猛然展袖自刎，勇敢、决绝、冷静，那眸子清澈而美丽、无奈又凄凉。虞姬喋血军帐，主要是为着项羽。当时的形势是“四面皆楚歌”，随风播扬的阵阵歌声唤起了长期转战于异乡的江东子弟对土地和家园的无限依恋，这瓦解斗志的感情式的“箭簇”，雨一样覆盖垓下，也纷纷然射向项羽。虞姬一剑，血溅军帐，力图从项羽身畔拦截这包抄，砍开这氛围。她知道，这一剑会彻底砍断项羽那一脉缠绵的家园之恋，能够急速升华项羽的报复情绪、灭裂心态，从相反角度将他的桀骜性格绝对化。

四面楚歌之袭入军帐，当先凋零的是虞姬。面对十面埋伏，主将马背上驮一个鲜花样的女人，分力分心，怎么去冲锋陷阵呢？女人主动自觉伏刃自刎，移柔情于黄泉，毁秀色于战尘，正像项羽在钜鹿之战中激励他的士卒那样，虞姬面对着灯下的酒杯，重演了一场“破釜沉舟”。项羽曾使用这一手段，写下过非常光彩的一页，聪明的虞姬在最后关口，将“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手段果决地移用于项羽的身上，好一个有胆有识的奇女子！

一个年轻女子尚且无颜苟活，项羽能觑着脸“过江东”么？虞姬此举，确是出于对项王的至情至爱。个人存歿早已置之度外，她惟一希望的是自己美丽的生命能够在项羽惆怅无奈的躯体里化为突击性、撕裂性的火炬，掷向阴霾，要么杀开一条血路，再现神威，重建辉煌；要么以血性豪气作最后一泼，血溅大江，也是好的。这一青春的生命没有浪掷，战争以生冷的足音成

全了她近似于“残酷”的愿望。

步着虞姬的后尘，项羽后来是掣开同一条利剑自刎于乌江岸边。二人并毁，在身后竖起的又何止是忠贞不渝、生死与共的一尊爱情之碑呢？在那个成者王、败者贼的历史转轮下，单是这一等宁折不弯、九死而无悔的抗争气质，便充分展示了人生的刚毅魂魄。虞姬、项羽骑着乌骓马超尘而上，脱胎于凡俗，净化了、也神化了鲜血、生命的含义与旨归。一代枭雄，必含有一以贯之的王者之气；而真正的“王气”，很可能是一块以真纯、奇绝、短暂所铸成的“合璧”，天地间绝无仅有。

有人说爱情是美人鱼在刀尖上赤足舞蹈的情景——惨痛然而美丽。虞姬正是这样一条美人鱼。而在垓下，她的爱情与项王所角逐的宏图大业休戚与共、同舟倾覆，不是更添了一层刚柔互济、阴阳合符的圣洁光晕么！

有味的是，文字山积，诗手如林，自汉迄宋，历史中潜伏着的这一人生命题，才在千多年后由女词人李清照自辟蹊径、独吟成诗。历史先行，文学后随，随进的脚步也太慢了些吧。

中年丧夫，家国俱破，不得不随着宋王朝飘零南移，这遭际使李清照对流离失所颇多感触，有切肤之痛。漂泊于乱世的女人，本能使她渴望现实土壤里滋生出郁勃的血性，本性使之企慕项羽式的男儿气概，希图以此抖落开那个衰暮沉沦的时代氛围。谙悉中国历史的李清照，既存这样的向往追求，无形之中便会与1300年前的虞姬那绝望式的心态（“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自然接通，构成一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共识。苟且存世，“凄凄惨惨戚戚”，远不如去做个痛快淋漓的鬼中之雄。这是怎样沉重的感喟噢！

《乌江》诗对虞姬只字未提，字行间对项羽也看不出同情与惋惜，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李清照视为虞姬的一位风尘知己，远年知音。

刚烈、贞柔之气，在这个世界上永为罕稀之珍品。能够在极限上、绝境里顽强闪光的，为真美，为大美。“不肯过江东”，这一意念形成时的剑光，